

胡璉與金門高粱酒

發布日期：2005/12/03 作者：言酒。 點閱率：2,072

孤懸海上貧瘠之島

黃沙飛舞一如黃淮平原

那陝西來的北方漢子一聲召令

民兵齊來墾荒增產，紅土層廣植青紗帳

以慰南退思鄉之苦，穀我浯鄉子民

一斤高粱兌換一斤大米，高粱稈柴燒

乾旱穀糧卑微之身

搖身改變浯鄉命運

——節錄自張國治《這款穀糧的酒》

楔子

金門人對胡璉(字伯玉)應該都不陌生，這位金門的現代「恩主公」是政府遷台後首任的福建省主席，也是第一任金防部司令官。先後於民國三十八年、四十六年兩度負責金門軍政，帶領金門軍民締造古寧頭大捷、八二三炮戰勝利，粉碎中共進犯台灣的迷夢，奠定台海五十多年的安定建設的基石。今日金門的許多學校、湖庫、道路都在其手中完成，就連被喻為「金門金雞母」的酒廠都始於其肇建。胡璉之於金門實有其不可抹滅的歷史地位與功績！

因緣

肇於這深厚的淵源，胡璉將軍的長公子胡之光教授及其夫人選擇了退休後到金門安養。對胡之光夫婦而言，選擇金門有著落葉歸根的歸屬，更是當代銀髮族樂天知命，豁達胸懷的最佳典範。

認識胡教授極為偶然，起於籌辦「坑道影像展」的機緣，老人顫抖著雙腳堅持在溼滑的坑道裡，看完金門人的一則則故事。此之於老人，或是天命所繫，流露的卻是深厚無比的情愫，令吾等小輩動容。

在一次餐會上，又遇到了胡教授。胡老風采依舊，大方的貢獻出珍藏數十年的洋酒。面對那瓶軟木塞早已老朽的名酒，可惜席間多的是「不識貨」的金門鄉親，如何能捨高粱而就洋酒。況乎金門高粱酒，還和伯玉公有那麼一段深厚的淵源。日後，胡教授知我性好「說酒」，偶與之論及金酒的始末，一老一少更覺趣味盎然。

來由

說過金門高粱酒的來由，坊間皆謂出於胡璉將軍一次的無意的品嚐，後深覺此酒之特別，遂在民國四十年底指示張子英處長、周新春上校，結合舊金城葉華成的技術，成就了於今名聞遐邇的金門高粱酒。此一故事說來輕鬆，似也理所當然，然筆者偶與好酒者談及此段歷史時，頓生幾許疑惑。

一、根據胡璉將軍《金門憶舊》一書所載，胡將軍籌建金門酒廠之發想，係源於一勞永逸的解決斯時金門的民食、燃料，及向台灣買酒的問題。是以有了一斤高粱換一斤大米、仿冀魯以高粱稈充燃料，更同時免了每月至少得向台灣買酒十萬瓶的財政支出。由見，金門大規模種植高粱，應在九龍江酒廠成立以後。

二、以酒廠首任廠長周新春存世的《高粱酒釀造法》一書以觀。現今金門高粱酒的工法幾與五十年前相去無幾，精進的只是製程上的改善，及發酵的科學管理等等。再觀諸大陸有關固態發酵酒品的製程、方法，與金門高粱酒的差異性也不大，甚而在製程上，金門高粱酒更要求速效。

三、從金門高粱酒的釀造技藝看，與大陸的釀酒法關連頗深，其技術養成、設備投資、理化試驗，應也非一人閉門造車可成。是以，金門高粱酒的開山祖師爺——葉華成先生以一華僑身分，卻得窺箇中管奧，應有其因緣。

前述事項，如說是心中存疑，不免對前人不敬。因為不論是胡璉、周新春或葉華成，他們的歷史地

位與對金門的貢獻已蓋棺論定，無可取代，更不容抹煞，有的只是吾等小輩對金酒淵源鏈結上的小小遺憾罷了。

釋惑

恰在近期，再次拜訪胡之光教授時，胡教授出示了一封胡璉將軍舊屬葛成權先生致胡教授的私函。其中提及當初胡璉將軍初飲「葉華成釀酒」的情景，再對照尋查所得的葉華成先生訪談記錄，頓解茅塞，或可提供讀者一晒。

葛成權先生信函載：「關於金門酒廠之成立，確實事出偶然，可謂無心插柳，柳成蔭。當時實在無法想像會有今日的規模。當時司令部伙食開兩桌，樓上一桌為伯公周圍之高級人員，有時偶有軍師長參加，樓下一桌為：：：(略)及愚等，伙食相同。某日飲酒，伯公覺其味甚甘醇而悅之，經詢其出處為舊金城一小什貨店所自釀。斯時後方補給困難，酒類除空軍機場偶帶一、二瓶送司令部外，海軍副參謀長自台來艦取得少許外，並無其他供應管道。經要求其(葉華成)大量供應時，以原料缺乏，且設備問題等待解決(婉拒)。嗣後，以周新春任廠長，該什貨店主葉華成任技師，協調後開始設立酒廠，其原料初以倉庫過期下卸米為主，金門全面種植高粱後，始純以高粱為原料，而取代下卸米，後設備逐漸改進，；漸漸成氣候，葦路蓬陋，實功不可沒，想不到今日竟成當地政府收入之主要來源。」

觀葛先生之信，心情澎湃。再證諸前金城國中師生對葉華成的訪談紀錄，或可推出以下幾項結論：

一、九龍江酒廠(民國四十五年福建省政府遷金，才改稱金門酒廠)創建之初，乃就地取才(材)。人「才」為葉華成，材「料」則為軍中推陳之大米。此與葉華成受訪時謂，「初期釀的是『白米』，後遭失敗。在看了后浦城古拔剎莊天德先生的小酒坊後，並請教許多『北方軍人』的意見後，改釀高粱酒，最後才成功地製造出好酒」的說法不謀而合。

二、或有人會質疑，胡璉將軍當初始喝到的究竟是米酒，還是高粱酒？由獲得的資料推想，似皆有可能。斯時以葉華成一人之力量，想收購大量的白米或高粱，俱有困難，亦或就在此情形下，金防部的一紙公文，竟意外的造了金門高粱酒香半世紀的因果。但若胡璉將軍當初喝的真是「米酒」，將更顯應葛先生所稱的「無心插柳，柳成蔭」之真義！

三、據胡璉將軍《金門憶舊》一書所載，當時金門每月至少要從台灣買酒十萬瓶以上，葛成權先生

則稱當時酒類後補困難。其實應也不矛盾，十萬大軍加三萬七千居民，才僅有十萬瓶酒，後方補給能不困難？另葛先生稱「除：：：並無其他供應管道」乙節，若以葛先生所處之「司令部」範疇而言，似也不差！

自省

往者自然已矣，後人當思往者之不易。金門高粱酒有今天的成就，首功自當推胡璉將軍當初的「為國、愛民」之舉。此由胡將軍主政金門時期擬定的「救國家者絕不拖累政府，愛人民者絕不騷擾百姓」口號，可略窺梗概。為了自給自足，不讓中央分心，胡將軍當初「飲高粱酒，吃大米飯，燃高粱稈」一舉三得的構想，造就了金酒今日的「金雞母傳奇」。當年一瓶八元五角的黃牌高粱酒，繁衍出了金酒如今的百億商機，胡璉之於金酒，何嘗不是一則「傳奇」！

再者，由筆者獲得的第一手資料來看，或略可讓讀者了解胡將軍之品性與為人。

其一，葛成權先生稱：「司令部伙食開兩桌，樓上一桌為伯公周圍之高級人員，有時偶有軍師長參加，樓下一桌為：：：及愚(葛成權，當時為胡之侍從)等，伙食相同：：」。當過兵的人都知道，軍中高官盛行「小廚房」。以胡將軍斯時的地位，既為防區司令，更兼福建省主席，集軍政權於一身，就仿似獨霸一方的「金門王」，卻不自恃位重、以權謀私，實該令後人汗顏。

其二，胡之光教授出示一瓶民國五十七年金門酒廠產製的「蔣公壽酒」，附署名片上書「恭祝伯公華誕誌慶 金門酒廠廠長楊邁卿拜呈 十一·十一」。此酒為金門酒廠首批產製的蔣公壽酒，楊邁卿的廠長任期則為民國五十五年四月至五十九年底，當時胡璉貴為金門防區軍政最高長官，過生日還勞得酒廠廠長贈一瓶壽酒，實可推想胡璉自詡的廉潔之風。至少三十七年後還存世的這瓶酒告訴我，它的主人對部屬的好意，可從來沒就上一口！

其三，胡璉在舊作中憶及，民國四十年代，高粱酒紅極一時，譽滿天下，謗亦隨之。某些人以「軍人經商圖利」名之，胡璉則說：「軍人未經商圖利，乃福建省主席開闢財源，以利前線軍民。」話雖取巧，卻為歷史之不得不然。倘胡璉當初只念自身毀譽，何來今日的金酒傳奇與金門傲人的社會福利？觀之胡之光教授處胡將軍遺存的幾瓶壽酒、藥酒，胡璉之於金酒，只存紀念；金酒之於胡璉，卻不該只有感念！

懷想

前些日子，金門各界慶祝胡將軍百歲冥誕。在報上聞悉，「為感念胡將軍對金門的貢獻，縣政府更計畫籌設『胡伯玉將軍紀念館』，其子胡之光計畫捐出其父收藏供紀念館展示。其中，胡璉將軍的九千多冊藏書，更悉數捐給金門技術學院，由該校闢設胡璉將軍研究中心，提供研究胡將軍及金門現代歷史的場所。」近期面見胡教授，雖談及對胡璉文物交接過程中的一些扞格，但仍不減其熱愛金門風土、人情的初衷。當胡教授顫抖著手，出示與夫人的「器官捐贈卡」的時候，我的眼眶一陣溼濡；這對父子生時活得輝煌、過得痛快，死時竟連占得人間寸土的欲念都沒有，怎不令汲汲紅塵的吾等小輩羞赧得無地自容！

蒙胡教授厚愛，賜贈珍貴史料，一解長久之惑。本文自不能表達胡伯公之於金門的功蹟於萬一，但至少可讓世人知道胡將軍不論生前、故後，對金門無私的奉獻。「金門恩主公」之名，胡璉——當之無愧！

水頭碼頭喧嚷的人潮依舊，胡將軍的英魂也正在這片海域上，守護著金門的成長。看著兩岸從開戰、敵對，到來往，胡將軍的心情想必比任何人都複雜。沒有古寧頭大捷、八二三砲戰的勝利，就沒有今天的台澎金馬。金門因胡璉將軍的一戰而名垂青史，更因其主政而奠定今日的發展基礎。值胡璉將軍百年冥誕，感懷其恩澤，更喜迎其子胡之光教授及夫人成為道地的「金門人」，衷心祝願他們有一段愉悅的留金歲月，再續一段金門與「恩主公」的俗世塵緣！

後記

「碧疇萬頃不飛沙，把酒臨風話桑麻，吳越溪小兒女，誰說金門是『地瓜』。」從胡璉將軍多年後再訪返金門的詩作裡，可理解其之於金門驕傲與光榮。從飛沙到桑麻，從地瓜到高粱，金門憑戰聞名，靠酒致富，這一切的榮耀，全該歸於胡璉一人。

歷史是一面鏡子，既為鑑古，更為知今。冀盼「胡伯玉將軍紀念館」、「胡璉全集」(竊以)可以早日面世，因為，歷史——理應由當下人接著往下寫：：：。